

新  
世  
纪

编年文选

山东画报出版社

主 编 陈思和  
本卷主编 张新颖

# 2003 年散文



新

世

纪

编年文选

山东画报出版社

主

编

陈思和

本卷主编

张新颖

# 2003 年散文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2003 年散文/陈思和主编. — 济南: 山东画报出版社,  
2004.4

(新世纪编年文选)

ISBN 7-80603-926-0

I. 2… II. 陈… III. 散文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 
IV.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4) 第 010960 号

本卷主编 张新颖

责任编辑 吴 兵

装帧设计 宋晓明

出版发行 山东画报出版社

社 址 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厦 39 号 邮编 250001

电 话 总编室 (0531) 2060055—5420

市场部 (0531) 2053182 (传真) 2906847

网 址 <http://www.sdpress.com.cn>

电子信箱 [hbcb@sdpress.com.cn](mailto:hbcb@sdpress.com.cn)

印 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

规 格 148 × 210 毫米

10.375 印张 10 幅图 240 千字

版 次 2004 年 4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04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 1—6000

定 价 19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出版社资料室联系调换。

序：

## 可以一篇一篇读下去

张新颖

编这样一本年度散文选需要多长时间？

我的回答是，需要一年的时间。这跟我的编法有关系。我不是到了年底来集中阅读、挑选，而是平时，看到一篇好文章，就把它存起来。我大概可以说是一个喜欢杂览的人，杂览的过程，多是平庸乏味的，但你也会有意外的惊喜，有心动的时刻。能够带来这样感受的文章，就应该挑出来了。也正是因为有了不断的惊喜和心动，那个漫长的平庸乏味的过程不仅变得可以忍受，而且，似乎正是这平庸乏味蕴含了、孕育了对惊喜和心动的期待。

对于编选以年度为限的散文选来说，这个混合了乏味、心动和期待的过程，就是一年的过程。

并不是说这一年就干这一件事不干别的事，不如说，这一件事是在不需要用特别的时间和精力中完成的。即使不编这本年度选，我还是会照习惯地杂览，这已经是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，我还是会经历惊喜和心动，会在心里把带来这样感受的文章存起来：编这本散文选，是给惊喜和心动一个物质的存在形式而已。

所以，对于一开始的那个问题，另一种回答是，不怎么需要时间。最多，需要为那个物质存在形式——一本有形的书——付出些时间和精力。这包括，重读那些挑出来的文章，对照、比较，有的就淘汰了——这也说明，有时候那种即时的惊喜和心动是靠不住的，需要一点时间来冷却和淘洗，虽然这时间最长不过一年；还包括，去读那些日常的阅读所不及的报刊杂志，希望有发现、有补充。

这样的做法使我自己愉快。这样我就不会觉得自己是在做一件额外的事，也不觉得自己是在草率应付。它是用一年的有心完成的，

却也似乎是在无意中完成的。有心无意，我想，这是好的。

记得一天夜里读叶兆言的《郴江幸自绕郴江》，写他父辈的作家高晓声和汪曾祺，真是见性情、见风采。当时很冲动，很想在第一天的当代文学课上就讲这篇文章，同时用这篇文章讲高晓声和汪曾祺。可是，怎么讲呢？除非把这篇文章读一遍，一复述就要损失不少。犹豫多时，最后作罢。现在编进书里，也算抵偿了一个小遗憾。

写人的好作品，这几年不少。2003年流传甚广的杨绛的《我们仨》，也是其中一例，但因为已经风行，也就不需要选在这里了；章诒和写的人物往事，为这一年读书界特别关注，可结集的《往事并不如烟》，书一面世就畅销，最终还是决定不选。选在这里的几篇，我以为也都是特别值得一读的，构成了这个选本的第一辑。

第二辑的四篇文章关涉历史。可是这里说历史，一不是“讲古”，非但并不久远，而且与我们今天的生活恐怕仍然紧密相连；二不是“讲章”，而是从具体入微的切实叙述中透露出活生生的信息。一位老学者在“思想改造”中的自传式检讨（钱基博《自我之检讨》）、一个人和一本书的“小缘分”（辛丰年《沧桑之后又相逢》）、一篇“不像”序的序（章培恒《自请写序》）、一幢老房子和与老房子有关的人的命运（程怡《老房子》），所叙内容或有轻有重，叙述者则都是“我”，亲历亲证——这也是把这几篇不同风格的文章编在同一辑的一个原因。其中《老房子》一篇，最初刊登在国外的杂志上，后来在网上发表，这里就是从网上选来的。

一个平时不怎么激动的朋友，知道我编散文选，就激动地跟我说，你一定要选李零的“学校不是养鸡场”！其实我早在心里对自己说过了，我一定要选那篇《读网有感——学校不是养鸡场》。我还对自己说，我一定要选什么什么和什么什么。现在好了，已经选在这里了：几篇关于现实问题的杂感，涉及到大学体制改革、乡村教育、电影、社会风尚、语言的新变，编为第三辑。

第四辑的文章，张炜记叙一座当代书院的建造、张承志说明关

于蒙古草原的十张画、筱敏回忆旧时乡间的木偶戏、杨一报告尚存于偏僻之地的道情皮影、严锋兴致盎然地谈似乎具有无限趣味的天文，在我读来，受触发深。

第五辑的文章展现的是广袤的民间生活世界，在这个世界里，有已经消失了的猎手，有在孤老院里苟度残生的台湾老兵，更有担当平凡艰辛日子的普通百姓。芳菲的《草根经济》写普通百姓的日子，好在前半细致实在，如一些数字、生活细节；后半又写出了那种深厚坚韧的生活态度和精神——态度和精神这样的东西，要像这样才踏实、才可靠。同样内容的文章，容易前面写虚了，后面流于空泛的感慨批判之类。《妇女闲聊录》本是林白的长篇小说《万物花开》的附录，是《万物花开》的“素材”，林白说得好：“闲聊录和《万物花开》的关系，大概相当于泥土和植物的关系吧。”我想进一步补充的是，闲聊录不仅仅是泥土，它本身也是根深叶茂、摇曳多姿的植物。

第六辑的文章主题或深或浅与自我探索和个人生活的主题有关，纠缠着各自不同的现实处境和精神处境。我曾经表示过对散文界创作现状的不满，以为好的文章，大多在散文界外，至今我也不想改变这个看法；不过，同时我也保持着对少数几位散文作家的敬意，有文章选在这一辑里的刘亮程、周晓枫、冯秋子就是，当然也还有其他人。

有心的读者看得出，这六辑的分类编排，其实多少是有些勉强的，只是为了使这个选本看上去有个眉目，也为方便读者。读者对这种做法当然可以不领情，就是一点儿也不领情，我也不觉得委屈。

我希望有心的读者更多地去注意选在这里的文章本身，去注意这些作者写出了什么，也注意他们是怎么写出的。譬如巴金的《怀念振铎》，1989年春动笔，又在1998年12月到1999年1月续写，用笔、用声音工作到力所能及的最后一刻，但最终还是没有完稿。这样一个写作过程和写出的文字一样具有打动人心的力量。写了一千五百多万字的巴金，他的最后一段文字是这样的：“今天又想起了振

铎，是在病房里，我已经住了四年多医院了。病上加病，对什么事都毫无兴趣，只想闭上眼睛，进入长梦。到这时候才知道自己是个无能的弱者，几十年的光阴没有能好好地利用，到了结账的时候，要撒手也办不到。悔恨就像一锅油在火上煮沸，我的心就又给放在锅里煎熬。我对自己说：‘这该是我的最后的机会了。’我感觉到记忆摆脱了我的控制，像骑着骏马向前奔逃，不久就将留给我一片模糊。”最后一句记忆奔逃的话，是一个老人在衰病中挣扎着思想和写作却又愈发无力的真切感受。2003年的散文选有这样的篇章，就加上了特别的重量。

一个朋友看过选目和稿子后，说，这本散文选，可以一篇一篇读下去。

这是多么实在的话。我个人觉得，对选在这里的文章和这个选本，没有比这句话更好的褒奖了。

2003年12月26日

# 目 录

- 1/ 序：可以一篇一篇读下去 张新颖

## 一 辑

- 2/ 怀念振铎 巴 金  
9/ 陪父亲喝酒 叶至善  
12/ 奶奶在花园 小 红  
21/ 郴江幸自绕郴江 叶兆言  
41/ 瞧！这些人 芒 克

## 二 辑

- 48/ 自我之检讨 钱基博  
73/ 沧桑之后又相逢 辛丰年  
77/ 自请写序 章培恒  
81/ 老房子 程 怡

## 三 辑

- 92/ 读网有感 李 零  
104/ 山里少年 韩少功

- |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108/ 什么《英雄》     | 潘旭澜 |
| 117/ 说犬         | 白桦  |
| 122/ 借一张嘴，说美丽脏话 | 黄集伟 |

## 四 辑

- |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|-----|
| 136/ 筑万松浦记   | 张 炜 |
| 147/ 十张画     | 张承志 |
| 158/ 木偶戏     | 筱 敏 |
| 161/ 环县皮影道情记 | 杨 一 |
| 168/ 好天      | 严 锋 |

## 五 辑

- |            |      |
|------------|------|
| 182/ 昨日的猎手 | 乌热尔图 |
| 197/ 此岸，彼岸 | 张燕玲  |
| 206/ 草根经济  | 芳 菲  |
| 213/ 妇女闲聊录 | 林 白  |

## 六 辑

- |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238/ 鸟与鼠      | 刘亮程 |
| 246/ 尖叫的爱情和其他 | 冯秋子 |
| 256/ 你的身体是个仙境 | 周晓枫 |
| 270/ 独行于此处    | 张辛欣 |
| 286/ 他乡的天空    | 北 岛 |

一  
辑



# 怀念振铎

巴 金

—

一九五八年振铎在苏联遇难。当时我正在莫斯科，得到消息最早，我总疑心是在做梦。考虑半天，我才对冰心大姐讲了，她同我一起站在大会主席台上，旁边还有几位苏联作家，我们不便大声讲话，我只记得冰心说了一句：“我想他最后在想什么。”她没有告诉我她的想法，我也没有多问。第二天在回国的航机上，我一直想着振铎，我想知道，他最后在想什么？

在北京分别的情景还在眼前。我们竟会变得那样简单、那样幼稚，会相信两三个月后在共产主义社会再见。那个中午，他约我在一家小饭馆吃饭，我们头脑都有些发热，当时他谈得最多的就是这个。他忽然提起要为亿万人的幸福献身。他很少讲这一类的话，但是从他的一举一动我经常感受到他那种为国家、为人民献身的精神。不为自己，我认识他以前，读他的文章，就熟悉了他的为人。他星一样闪烁的目光注视着我，我能感觉到他那颗火热的心。机窗外大朵大朵的白云飘过，不过三个月的时间，难道我们就只能在这一片“棉花”中再见了？

我安全地回到北京，机场上看不到任何熟悉的面孔，眼前有只大手若隐若现仿佛等着和我握手，我心里一惊，伸出手去，什么也没有。真的告别了！

进了城见到曹禺，他刚说出“振铎”二字声音就变了。找本来

想从他那里求得一线希望，结果是我们两人含着泪奔赴郑家。在阴暗的屋子里，面对用手绢掩了眼睛、小声哭泣的郑大嫂，我的每句话都显得很笨拙，而且刺痛自己的心。匆匆地逃出来，我拉着曹禹的手要奔往“共产主义”，我不知道它在什么地方，失去的老友约我在那里相见。回旅馆我一夜没有闭眼。我发现平日讲惯了的豪言壮语全是空话。

我参加了振铎的追悼会。大厅里看见不少严肃的面容，听到不少令人尊敬又使人揪心的悼词，我的眼光却找不到一个朋友，连曹禹也没有来。我非常寂寞。永别了，我无法找到他约我见面的那个地方！

## 二

四十年过去了。

四十年中，我只写过一篇哀悼他的文章，是从莫斯科回来后为报社匆匆写成的，只简单地写出我心目中的郑振铎。以后有机会重读，头一两次还觉得可以应付过去，多读几遍，忽然感到内疚，好像侮辱了朋友。这种奇特感觉我也不知道是怎样来的。但有一件事我永远忘记不了。同他在一起，或者吵架或者谈过去的感情，他从不为自己。我看到敌伪时期他住过的小屋，为了“抢救”宝贵的图书，他宁愿过艰苦的生活，甚至拿生命冒险。看到他那些成就，即使像我这样一个外行，我也愿以公民的身份，向他表示感谢。他为我们民族保存了多少财富！

振铎是因公逝世的。后来听见一位朋友说，本来要批判他，文章已经印好，又给抽掉了。这句话使我很不舒服。

一九五八年我们在北京分别的时候，几座大的博物馆正在那里兴建。他谈起以后开馆的计划，他是那么兴奋。他多年来的心愿就要成为现实，那样堂皇庄严的建筑将体现一个民族的过去和将来。

多么光辉的未来。仿佛有一股热，一道光从他身上传过来。以后我每次上北京开会，看到耸立在眼前的博物馆，我第一个念头便是振铎满脸笑容走出来迎接我。“又来了。”我伸出手去，却什么也没有。一切梦都消失了。我还是不能忘记他。

我手边有不少他的著作，书上有他的签名。我们应当是多年的朋友了。有一天和几位友人闲谈，有一位中年朋友质问我：“你记得不记得介绍你进文艺界的是郑振铎，不是别人！”他说得对，振铎给上海《时事新报》编辑《文学旬刊》时，我用佩竿的名字寄去小诗《被虐待者底呼声》和散文《可爱的人》，都给发表了，我还给振铎写过两封短信，也得到回答。但不知怎样，我忽然写不下去，也就搁下笔了。我还记得我在成都的最后一年（1922~1923），深夜伏案写诗，隔一道门大哥坐在轿内或者打碎窗玻璃，或者低声呻吟，我的笔只能跟着他的声音动，并不听我指挥，一些似懂非懂的句子落在纸上，刺痛我的心。大哥的病又发作了。几个晚上都写不成一首诗，也就无法再给振铎寄稿。离家乡初期常常想家，又写过一些小诗投寄给一些大小刊物，在妇女杂志和成都的《孤吟》发表过。以后在上海武昌路景林堂谈道寄宿舍住下来补习功课，整天就在一张小桌和一张小床前后活动，哪里想得到“小诗”，也不用说文学作品，更不曾给振铎写过信。不但当时我忘记了它们，就是在今天我也没有承认它们是文学作品。否则我就会把《灭亡》手稿直接寄给振铎了。圣陶先生的童话《稻草人》我倒很喜欢，但我当时并没有想到圣陶先生，他是在开明书店索非那里偶然发现我的手稿的。我尊敬他为“先生”，因为他不仅把我送进了文艺界，而且他经常注意我陆续发表的作品，关心我的言行。他不教训，他只引路，树立榜样。今天他已不在人间，而我拿笔的机会也已不多，但每一执笔总觉得他在我身后看我写些什么，我不敢不认真思考。

### 三

我不曾参加文学研究会，圣陶和振铎都是我的前辈。有一段时期我经常同振铎一起搞文学编辑工作。起初我有些偏执，就文论稿，常常固执己见；他比我宽松，厚道，喜欢帮助年轻人，我很少见他动怒。但是对人对事他也认真。我同他合作较多，中间也有吵架的时候。其实不是吵架，是我批评他，我为那几篇文章今天还感到遗憾。在《文学季刊》停刊的话中有一段批评他的文字，当然没有写出他的姓名，我只是训斥那些翻印古书、推销古书的人，我根据传闻，误认为停刊《文学季刊》是他的主意。

我这段文字并不曾与读者见面。不久《文学季刊》停刊号在上海印刷，振铎发现那段文字就把它删去了，杂志印出来，我也没有别的办法，只是在另一本刊物上针对他发表了一篇杂感。但他并不作声，好像不曾读过。我和振铎之间往来少了些，可是友谊并未受到损伤，他仍然关心我，鼓励我。

日子久了，了解较深，他搜集古籍，“抢救”古书，完全出于爱国心，甚至是强烈的爱国心。他后来的确在这方面做出了极大的努力。我看够了日本侵略军的阴谋活动，我熟悉《四世同堂》中老少人物的各种生活。敌人的枪刺越来越近了，我认为不能抱着古书保护自己，即使是稀世瑰宝，在必要的时候也不惜让它与敌人同归于尽。当时是我想得太简单了，缺乏冷静的思考。我只讲了一些空话。他从未提及它们，他也不曾批评我。后来我感觉到没有争论的必要，过去的分歧很快地消失了。那时我们都在上海，各人做自己的工作，也有在一起的时候。我还记得一九三六年十月鲁迅先生的遗体在万国殡仪馆大厅大殓时，振铎站在我身边用颤抖的手指抓住我的膀子，浑身发抖。不能让先生离开我们！——我们有共同的感情。

以后还有类似这样的事情。

我似乎更多地了解他了。

## 四

不仅是了解他，我更了解我自己。也可以说我开始了解自己。

我常常回想过去，我觉得我了解别人还是从了解自己开始的。有一种力量逼着我拿自己同他相比，他做了些什么，我做了些什么，他是怎样做的，我是怎样做的，是真是假，一眼看明。

我渐渐注意到我对自己的要求有了一些改变，我看一个作家更重视他的人品，我更加明确做人比为文更重要。我不知说过多少次在纸上写字是在浪费生命，我不能尽说空话，我要争取做到言行一致。写了若干年的文章，论别人，也讲自己，好像有了一点心得，最要紧的就是：写文章为了改变生活；说得到也要做得到。话是为了做才说的。了解这些，花了我不少时间，但究竟了解多少还难说。

我批评他“抢救”古书，批评他保存国宝，我当时并不理解他，直到后来我看见他保存下来的一本本珍贵图书，我听见关于他过着类似小商人生活，在最艰难、最黑暗的日子里，用种种办法保存善本图书的故事，我才了解他那番苦心。我承认我不会做他那种事情，但是我把他花费苦心收集起来、翻印出来的一套一套的线装书送给欧洲国家文化机构时，我又带着自豪的感情想起了振铎。

## 五

回顾自己的言行，认真分析每一句话，看每一件事情，我得了一些好处，这也就是一点进步吧。不用别人提说，自己就明白有了什么失误，动脑筋想办法改正错误。不过我并不曾做道歉或改正的表示。

这是内心的自省。我交朋友即使感到有负于人，即使受良心的折磨，我也不做形式上的悔过。这种痛苦超过良心的责备。但十七年中间发生了变化，自己不知从什么地方找到一种面具，戴上它用刻刀在上面刻上奇形怪状，反而以丑为美。再发展下去，便是残害人类的十年，将人作狗。我受了不少折磨和屈辱。我接触了种种不能忍受的非人生活。

振铎有幸，未受到这种耻辱。近年来我和朋友们经常谈起这位亡友，都说他即使活到“文革”，也过不了那一关。我反复思索，为什么我过得了关而他过不了？我终于想出来了：他比我好；他正，正直而公正。他有一身的火，要烧掉从各方来的明枪暗箭。站在批判台上，“造反派”逼我承认自己从未说过的假话。那种吃人模样的威逼严训像用油锅熬煎我的脑子，我忍受了这个活下来，我低头弯腰承认了他们编造的那一切胡话，这样我才可以顺利过关。否则我的骨灰也不知丢在哪里去了。

根据这几十年的经验，我能忍才能过那一个一个的难关。这并不是容易的事：忍受奇耻大辱。我一直认为，活着是重要的，活着才能保护自己，伸张正义。而不少在“运动”中、在“文革”中被人整死的人和所谓“自绝于人民”的人，就再找不到说话的机会，也不能替自己辩护了。关于他可以由人随意编造故事，创写回忆，一时出现多少知己。

我忍受了十年的侮辱。固然我因为活下去，才积累了经验，才有机会写出它们；但我明白了一点：倘使人人都保持独立思考，不唯唯诺诺，说真话，信真理，那一切丑恶、虚假的东西一定会减少很多。活命哲学和姑息养奸不能说没有联系。以死抗争有时反能产生震撼灵魂的效果。

以上的话在这里也显得多余，因为振铎没有能够等到“文革”。我参加了“文革”，每一次遭受屈辱，就想到他，也想到其他许多人，拿自己同他们比较，比来比去，多少有点鼓舞的作用。努力学习别人的长处，我绝不忘记。

## 六

今天又想起了振铎，是在病房里，我已经住了四年多医院了。病上加病，对什么事都毫无兴趣，只想闭上眼睛，进入长梦。到这时候才知道自己是个无能的弱者，几十年的光阴没有能好好地利用，到了结账的时候，要撒手也办不到。悔恨就像一锅油在火上煮沸，我的心就又给放在锅里煎熬。我对自己说：“这该是我的最后的机会了。”我感觉到记忆摆脱了我的控制，像骑着骏马向前奔逃，不久就将留给我一片模糊。

.....

(未完稿)

注：此稿于1989年春动笔，1998年12月~1999年1月修改、续写。

(原载《文汇读书周报》2003年11月21日)